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二十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

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
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
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
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
維翰使者至卧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晉中得卿此疏
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
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
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
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
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
百度寔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

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典歸其職於
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
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
歲積巨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
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
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踈帝飲酒過度得疾維
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
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
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
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
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
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

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
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
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
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
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
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
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
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
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彥澤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
悚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
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曰。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
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

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
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
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白駭不入
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諒。友諒
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
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
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
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
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
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

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
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
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
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
有橫磨大劍十萬只羽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
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
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
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
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
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二十四百兩馬二十二匹
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是弟重睿下至伴食
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

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
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
北征爲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
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
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
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
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
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
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
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
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
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毋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

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讜讜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

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王州事巒即
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
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
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
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
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
溫奪其職珂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
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
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丞帝七月契丹不能下乃
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苦拙士卒會大寒裂其椎
幄以衣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巒自效巒推心信之開

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
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始盡已而
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
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假之
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
瀛州可間人也王令溫既疑珂而質其子矢巒不能察其反及妻
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王元盛高濂傳汝舟校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
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
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簡嚴賓佐稀得請見
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及冊積莫敢通
逢吉輒取閱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
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
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
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
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
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

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
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訟者謹諱然高祖方倚信二人
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承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承吉故秦
王從暉子家世王侯當有苛貨使人告承吉許以一州而
求其先王王帶承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王帶直
數千緡責承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
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以其事
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兵高祖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
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
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與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

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自逢吉改二十
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
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
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
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
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
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助泉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
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
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毒武氏卒諷百官及
州鎮皆輸絞絹為喪服武氏未暮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

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本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能濤相以楊邠無平章事事悉關决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怒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即去史公一處分吾糞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之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既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

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屯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臨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軍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

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
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
師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爲
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
京怙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
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求興趙思綰等皆
反關西用兵人止謂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
兵警察務行終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人白晝現民有仰
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
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
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

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
奴而斷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
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王枕直錢十
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乞呈具之僮
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
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宿安壘吳人
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
爲獻穎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
司直溫拯訴之弘肇以謂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
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
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斬近小人與後替李業等嬉
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大

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實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佗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賓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救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姪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醕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

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

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已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萬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務虛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

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房以章託周周匿章楮中以重粟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

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與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明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二叛作周六祖用兵西方章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勝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搵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麩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歟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爲人峻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太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文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准逃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甚敢有異意乃受代還

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承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儂兒矣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上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

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空趙延之問禳除之法延之對曰臣職大象日時察其變動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始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度語相誚戲放紙為于宮中大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持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

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云滑州隱帝大懼謂
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
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
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
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
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
州爲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筆給事漢高祖帳中高
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
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窺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
領軍大將軍入謝刀呂諸將軍終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
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

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
進點閱兵籍指摩殺戮以爲已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
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之周
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
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
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贊兖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
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
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
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
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兖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
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斯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
帝猶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
南高保融車服道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
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
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
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口暴之
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無王章壻張貽肅血
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
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自自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第三十一

周臣傳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
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
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
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
郭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
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
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

乘其間而奪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
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
以給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
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
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
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
道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
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
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
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
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
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

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
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
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
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
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
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
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
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
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
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

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

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二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

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
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
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
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
周太祖益竒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
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
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
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刻
而臨之仁誨自其心儆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太位未嘗有
所聞而太祖世宗皆百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

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
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
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渾源賦甚詳又因遊
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
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
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
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大醫院視疾初載以文知名
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
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
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
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

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嘗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穀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渥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

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擯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置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二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

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聞遣使
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
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
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臣國軍節度使比
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
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
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聞彥章
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
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
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
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
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

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夜皆
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鞴炭乘流而
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
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溪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
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
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豈避其鋒非
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
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
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
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
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劉揚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不通彦章素剛憤
梁日削而嫉嚴等所為嘗謂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姦臣以謝
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與凝
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唐彦章書而上已書末帝
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
失色及揚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
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彦章
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
彦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
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祗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
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遶坊
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丁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

夏魯奇素不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彦
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
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
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
以封其創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
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
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
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
彦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魏佶烈
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彦章太
師與彦章同時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

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招卒其子繼韜以澤
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
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
背君親豈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
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
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
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
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
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
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忠
彭城人也父金事揚行密爲濠涂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
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嘗通兵書事南唐爲左

監門衛將軍黃表二州刺史所云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
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
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
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
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
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
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
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
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

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
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此岩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
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
秦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
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
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
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
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
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
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
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
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
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
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
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音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隨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
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入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
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
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

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二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上哉其有上哉作死事傳

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宋守殷傳宋令
詢李退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
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
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
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
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
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王
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
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
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
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圖
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延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

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賁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
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
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
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
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
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
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
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
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魚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
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
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

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魚竒每與二將鬪輒不能
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
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魚竒力
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
竒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
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
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
往諭之魚竒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魚竒為招討副使無
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魚竒閉城拒之旬
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魚竒自刎死年四十九吳巒兵猶
戰魯竒食盡力窮
而死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

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召書招
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
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
奴掃馬糞得一疔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
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
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
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
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
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
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
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

功明宗時呂又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
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
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
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
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
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
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
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
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蕃
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謂
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
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

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
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
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
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
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
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
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奔仗聲聞數里遂
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
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

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
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

祖即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俱與故子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
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
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
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
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謀遮敬
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上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
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
平遂以敬遠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
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

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
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
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
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
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
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輻人馬皆不甲冑
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
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
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
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
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
四面日以毛索掛鈴為警縱大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

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
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
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
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
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
其不諫
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
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
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
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
進宗出求則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
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

進宗戶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
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辰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安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
史吉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祈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之
可大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
諸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
壽曰公父子設計陷于腥膻忍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
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
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後事

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固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

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耳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咸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後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旣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
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
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
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弃其妻子亡
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
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募楊氏多
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
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
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枕王孟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
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母食不設几案使衆
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

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
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
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
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
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
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其威壽春
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畫獻江
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
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
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丘所得揚泰諸
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
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

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又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

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絕乎其戚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

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膏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

世不污於榮利至弃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
愛其身者歟然傲好飲酒亦其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
多寫以練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
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乎石門荷篠之徒異矣與傲同時
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
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
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
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
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
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
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

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
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
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
彥朗諱石更其姓曰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
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
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
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
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
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
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
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
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

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
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相都指揮
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
營欲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
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
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穀位次福贊下利
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
下福贊獄人皆以爲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
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
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

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
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
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
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
樹烏頭正門閭闊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肩以瓦桶築雙
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
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
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馬巧以白而赤
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二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二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延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爲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宗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衰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
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寶
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
冊寶乘賂車道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
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
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
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
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
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
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搶猾趨利賣國之
徒也不然安能蒙家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
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
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
搢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
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
蔚居家亦孝弟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卒
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又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
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持謹厚不幸遭唐之亂
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

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疑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逃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

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王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擢繫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

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巨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中尉韓全誨等作書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以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感上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割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晉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宛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揚行密大敗于泚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群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衰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延範等相結因謂延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延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延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延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

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
 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
 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群臣自陳德薄不
 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
 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
 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
 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
 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
 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
 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
 時梁未滅晉諸將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
 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解聽事即拜

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以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
 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無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
 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循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
 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非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
 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
 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負解曉以父死無罪
 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
 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
 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
 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
 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
 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

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表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
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貞可謂不仁
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
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
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
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京
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
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
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
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
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

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
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
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
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
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
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
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
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
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
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
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俵俵
然誰與之圖治安乎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

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二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貫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魁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足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李存審后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

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潞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

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宗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等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亦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書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

遣李惠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
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
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彥軍敗周
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
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
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
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
之戰得山者勝晉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
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得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
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
遮留之嗣昭夜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
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二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

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
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自盡餘三
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腹中
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傳長而
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
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
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
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
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
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
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
臣子以及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

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嘗嗣昭爲梁園以夾城彌年軍用之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音爲姦人所悞耳楊夫人亦以賂謂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及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傳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傳還京師繼傳悉取繼韜妓妾

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縲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傳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龍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賈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其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

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二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佻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大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

言龔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拒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路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謹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統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圍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謹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二千

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奔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亭上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育其幼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

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
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柎梁通趙
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
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
閉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
擊斬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
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
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
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
乃存信構陷之耳顏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矣
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跪首請罪曰覓於
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

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
狗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
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
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
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醜殺君立君立初爲雲
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
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
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
戰柎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侯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
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
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

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瑋闔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使路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宋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蕞

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為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栢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邠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果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二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凝傳汝舟校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息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

負著囊藥爰使其子繼安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安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音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暫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

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鬻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

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明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賫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攘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置員以久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

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勗崇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勗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

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廷微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

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宗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阮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

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

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安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安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

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踣罵曰閻寶朱温之賊家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誚謏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

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

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吾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以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搢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二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

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
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辨士之談而文字不
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
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
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
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
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
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
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
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
者日益牽安危出其喜怒哀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

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
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
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
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
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
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
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
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控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
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
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
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

之岐梁兵圍之二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
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諸
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
潛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
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
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
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
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
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
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
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
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異心者自紹宏

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
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
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
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
山谷多削髮為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
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
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
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
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
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
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

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沒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二十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成高濂傳汝舟校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田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昂紹昂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大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父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土馬彊而積畜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竅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

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
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
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
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前翦寇都團練使馬
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
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出井陘鎔又求
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
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
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
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
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
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

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
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
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
無能爲也因與鎔方纒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
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
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
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
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
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爲書詔古本鎔使絕晉而
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
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
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

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
將傅城下焚其商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
式辨士也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
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
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
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
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
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
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
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
六公撫有此士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
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以予

昭祚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
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異志是時
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
杜延隱監魏博將夏誣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
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
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
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為壽莊
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
女妻鎔子昭誨鎔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他兵攻
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
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嬉遊鎔尤驕
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

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具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君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鎔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

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德昭誨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季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季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

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眾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問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于落

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遣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公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二十萬攻魏屠貝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勅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

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全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忠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丘實備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兵數百會嗣勳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

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候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室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當攻燕不能下令紹威折簡乃

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
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又不
用兵願伐木安楊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
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後舟
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
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
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疆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
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事梁累拜太師
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
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為楊師厚所
逐徙為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
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為秘書監附馬都尉光祿卿

唐莊宗時為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
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
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
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守善殖財貨富擬王侯
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
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閣廐宮
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
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
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
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郛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

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
為梁兵所敗敗兵反入城逐部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
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
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
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
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
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
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
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
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
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闡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
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

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
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
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
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
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
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
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
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
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
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母發兵莊宗取所獲文
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李
郁當御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

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
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副都聞之不悅而
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營
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路誘
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
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
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
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楫其脅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
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
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野鵲數百巢麥田
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
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

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
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其子繼安娶都女以都為義
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
以繼安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
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
往來定州都饋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
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
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
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
丹為援契丹遣秃髮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
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
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

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
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
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闈得一男子愛之使貫
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
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
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
者曰此繼陶也共誦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
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十二月城破都
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業舉
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
苦明宗時歷具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廷光反于鄴晉高祖

以廷胤為揚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
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比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
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
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
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
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
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
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
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
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
歸出怨言匡威為其弟匡傳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

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塞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
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萬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
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傳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
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
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
與晉王以書微責請之仁恭大怒執晉使偕殺燕留得等
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
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
子請命于唐昭宗連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
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少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
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

萬號稱二十萬以擊魏屠貝城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
忠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
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漠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
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九橋梁軍驛長蘆深溝高
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折
骸而爨或丸堊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
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
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兒
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其可不死令燕人用堊土為錢悉
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上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

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悉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
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
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
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
率兵討守光至于廬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王田又敗乃乞
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
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於陣而呼其眾曰毋殺吾弟守
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
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守立守文字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
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墮土馬相食其鬣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麩號宰殺務
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為鐵籠籠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
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
曰我衣此而北面可以帝工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
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
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
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
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下莊子也遂不出
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
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
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
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
利而漢敗楚今吳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

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疆乃諷諸鎮
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
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
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
定河東梁遣閣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
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
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
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
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
晉使者下微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
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
之伏鎖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

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

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

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

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

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

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嘗敗乃遣客將王遵

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

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

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

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

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有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嘗自

尊崇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

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矣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東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

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頓首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二十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
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
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
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
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
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
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
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此日雖欲誅是錯以謝諸侯恐不
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羸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
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
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解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

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二橋
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
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皇驛
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
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
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
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
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
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慶李碩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
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
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

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而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踰年茂貞每戰輒

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石一燒人屎煮尸而食又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唐亡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疆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稍

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蔡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州者岐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開延梁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暉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暉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暉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為使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暉部送王衍行至

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暉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暉遣人誅之從暉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頓貨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暉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暉廢帝入立復以從暉為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杜人也少為蔡州軍校諫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

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
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
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日以視之久而漸通文字見
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
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
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
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
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入怒以二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
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
宰相韋昭度李瑛等謀廢昭宗百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
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於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

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
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
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
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屈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
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
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
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
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
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
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
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

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
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
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日以視之久而漸通文字見
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
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
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
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
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入怒以二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
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
宰相韋昭度李瑒等謀廢昭宗百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
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於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

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
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
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
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屈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
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
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
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
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
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
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
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

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臣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倥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鄜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文爭獨靈夏未嘗為唐事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彞昌為節度使即拜彞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彞昌是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為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

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彞超自立為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彞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彞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彞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僻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彞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彞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彞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武
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二年封
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亦寧楊崇本
鄜正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
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
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
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
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
後其將李宿作亂澄乃上章請師于朝明宗以康福為朔
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史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
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微茂貞表

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
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
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
耻間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兒儷我已為朱公
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
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
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郝王友
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
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
年為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瑄
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瑄為騎將敬瑄死

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昇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仁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苗胤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

其土萬興死子允蹈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推開運中為虜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蹈為首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入以美原縣為昌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昌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

最固韜從延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
東西相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
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
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
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
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
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
之勳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
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
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也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

動其心歟然而聞温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
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
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
既窆刻石以告後世母作下宮母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
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
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
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二十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
 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竒光稠為人唐末群盜起南
 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
 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
 為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貴君
 等主也眾陽諾之全播怒拔劔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
 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
 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
 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竒兵伏其歸
 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

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
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
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
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為北巖急追之
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弟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益
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
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鎮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
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
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
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
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

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
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
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
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
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
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克悍僑勇文身短髮唐廣明中湖南
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忠周丘等聚諸蠻數千獵于
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十團軍諸
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
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
州請命于唐昭宗以禮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禮

陽人向環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歸
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
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城內出兵救洪內戰敗溺水
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繫藥
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真屈
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
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
塹其城上為長槁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附
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
恭彥恭恃塹為阻逾年不能破二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
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
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
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頌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
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
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是
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
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光
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
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
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
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二年傳卒子匡時自
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吾將自為
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襲

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
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
入于吳

趙匡疑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諱事秦宗權為申州刺
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諱
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
聞德諱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
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諱功多德諱卒子匡疑
自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疑遣其弟匡明逐
彥恭太祖表匡疑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
唐哀藩鎮不復表朝廷獨匡疑兄弟貢賦不絕匡疑為人
氣貌甚偉性方器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

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
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太子克用遣人以書幣
假道于匡疑以聘于揚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
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叔琮康懷英等攻匡疑
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疑懼請盟乃止太祖已
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疑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疑對使
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揚師厚攻
之太祖以兵敗漢北匡疑戰敗以輕舟奔于揚行密師厚
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疑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
鎮時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疑曰僕世為
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
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方宴食青梅匡疑顧渥曰勿多食歎小兒熱諸將以為慢
渥遷匡疑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三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
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
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
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
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
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
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
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充鄆之兵救汴大破蔡
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
乃馳檄交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歿兵收亡

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田
有蔡賊而北敵彊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
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俗以
宣瑾兄於名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儻有
加王者非也
大志兖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
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兖兵發遂虜克讓晉
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
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宋珍攻瑾取曹
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
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
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
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

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父語瑾曰願得瓊來送
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躡騎
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
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
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
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兖瑾城中
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
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質不納又
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揚行密聞瑾來大喜解
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
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
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
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
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
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
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
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
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
釋馬使相蹀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雋其首馳示隆演曰
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恣
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
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
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

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
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
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糞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甬益
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
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苑大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
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
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
無棣人洪霸即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
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
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
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

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龔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必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充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

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妻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犒胸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集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宇洛陽太祖心欲誅之

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仁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阮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阮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臬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士地裂其衣又去為盜益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

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地頭葛莖於河陽莖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莖降唐僖宗拜莖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莖表罕之副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莖死其將劉經立莖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反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莖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為積聚罕之

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
之召言軍吏咎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復襲
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
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沁河乃歸太原李克
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頎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
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
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捍
蔽李茂貞等徃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
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
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
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五豎見
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者幸也寓為言克用

克用不對他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快
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他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
鷹鳥之生也則賜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
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他
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旣伊鐔
等遣子頎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
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
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
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
奔于梁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
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
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三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

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廣明中路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俗人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種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梁梁方東事充郵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

於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滄州而鎔以他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醖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為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

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
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
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卒
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
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
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
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
茂貞為援行瑜等六人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
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
璣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
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

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
州珙為人慘刻嘗置刑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
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
移兵西而昭宗為魏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
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
大繩與之曰為我持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
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
以綱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
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耶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
眾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
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
今朱公弃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

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頌與華州出丘潼關以為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天鴟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頌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請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

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噓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婿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秦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府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入臣各為其

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
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彜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彜幼與羣兒戲道中
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
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
氣義刺史聞其材召至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
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彜引兵擊敗之仙芝乃
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
相與詣忠武軍求得彜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彜陳州
刺史已而巢陷長安彜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
市人所誅必驅其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
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

其弟和珣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和擊破之
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
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眾圍彜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
為食陳人大恐彜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
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
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
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
主弩工皆不識其器珣創意理之弩失激五百步人馬皆
洞以故巢不敢近圍瓦三百日彜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
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於西華西華
有積粟巢將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
彜兄弟迎謁馬首甚共焚彜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

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雙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雙節度使雙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日卒昶棄大器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元謹梁元攻戰四方昶饋餉億萬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崔王陂漁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雙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

性庸愚以美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附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甚豐取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大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為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為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

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為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澶衛為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嚴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淮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實筭歛供軍若行郊裡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未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揚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鄴矣京師大風技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臣自歸

矣敬翔以為然嚴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周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登建國樓以問群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人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猶豫嚴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何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用事時許州溫韜充曲事嚴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嘗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五口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

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豈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馬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什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

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山南盜賊多據川西長山以盜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必其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畚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孫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阜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唐哀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卷四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